

不要玷污“农民的儿子”

□王西亮

十八大以来,党中央高举反腐利剑,肃贪政纪,打虎拍蝇,一批又一批大小贪腐官员应声中剑,纷纷落马。据《法制晚报》消息,仅2014年,中纪委在全国已公开点名通报落马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就达637人,基本上日均2人。而十八大至今仅仅两年时间,就有61位副部级以上高官倒下,掀起了共和国历史上最猛烈的反腐风暴,充分印证了中央对腐败问题“零容忍”的坚定决心和强硬态度。

阅读众多高官落马信息,探寻他们贪污腐败的人生轨迹,在为党风日渐好转欣然点赞的同时,也发现了另外一种引人深思的怪现象,那就是不少人“进去”后,在纷纷表示忏悔之际(要么在审判时当庭痛哭流涕,要么洋洋万言痛说家史),多半都要拿“农民的儿子”说事。有媒体统计,在已公开的53封封以上出事官员的悔过书中,有14封是以“我是农民的儿子”为开头的,这种不约而同的集体行为,令人回味之际,不得不联想起几个问题。

首先,“农民的儿子”是一个什么概念。先说“农民”。“农民”一词最早出自《谷梁传·成公元年》,曰:“古者有四民。士民、农民、工民、商民。”亦即后来的“士农工商”。其中,农民是指长期从事农耕生产的人。几千年来,中国农

民的生活多半是同贫困和苦难联系在一起,农民永远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,为最基本的生存而栉风沐雨、终生奔波。也因此,农民也一直是吃苦耐劳、纯朴善良、憨厚实在的形象定格在历史书上、烙印在世人心中。毛泽东曾经说过大意如下的话:农民的手是黑的,脚上有牛屎,但他们的心里是干净的!而在语言逻辑上,“农民的儿子”虽然不能与“农民”直接画等号,但真正意义上农民的儿子是有着农民的秉性和特质的,即他们的心里是干净的。至少,他们没有机会搞以权谋私,没有条件包养十几、二十几个情人,不能像马超群(原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公司总经理)那样有67处房产、37公斤黄金,不会像魏鹏远(原国家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)那样家里的现金要用16部点钞机点数并且当场烧坏4台,更不会像徐才厚那样地下室里的美钞、英镑、人民币等重以吨计。两厢对照,那些无论是在法庭之上表白还是在书面中忏悔的刘志军、倪发科、刘铁男们,半点也不符合“农民的儿子”的标准,根本没有资格妄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,当然,农民也没有这样的儿子。尽管他们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农民的儿子经历,但后来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颠覆了那段历史,背叛了原始的身份。今天,当他们一个个走进高墙之内的时候,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把“农民

的儿子”帽子往自己头上硬扣。此种做法,在逻辑上是偷换概念,在语言上是自我表扬,在行为上则是对“农民的儿子”的玷污和亵渎。

其次,狱中高官们为何总要强调自己是“农民的儿子”。首先是侥幸心理使然。记得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一些干部犯事,人们总要把他的出事与他的祖宗三代联系起来,是穷苦农民出身的,根红苗正,就会在处理上从轻;是反动家庭、剥削阶级出身的,就追查溯源,老账新账一起算,罪加一等。今天,诸多贪官银铛入监,之所以一再拿起“农民的儿子”的法宝,是否也期盼农民家庭、农民的儿子这块曾经的招牌能博得世人的同情,或者能让法律给他们网开一面呢?其次是作秀。所谓“农民的儿子”,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,其实,他们每个人内心最清楚不过,自己的所作所为早已与农民的儿子不搭边了,之所以有这类表现,完全是说给别人听、做给领导看的,正如在台上时他们所作的李大伦(原郴州市委书记,已判死刑)式的散文诗一样的工作报告或李建业(原南京市市长,2013年10月被中纪委立案调查)所推行的“雨污分流”之类政绩工程,靠作秀来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。再次,是推卸责任。说自己儿时吃过多少苦,初入社会时多么勤奋,工作时付出多少,无非是竭力证明自己本质是好的,自己变坏

是有原因的,是环境助长了自己的贪欲,是体制使自己堕落变质。这实际上,仍然是在为自己开脱,把责任推给社会,是内心未能真正认罪服法的又一种表现形式。

不可否认,以出身家庭而论,不少落马高官可能确实出生在农村,父母确实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,自己也确实是经历过饥饿贫困的生活磨难,最后靠十年寒窗苦读之后,一步步从基层走上重要领导岗位的。但这就能作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、不择手段进行权钱交易、权色交易的理由吗?其实,他们真正应当反思的,是他们在位高权重、一言九鼎、香车宝马、锦衣玉食的时候,怎么健忘了谁是农民、谁是农民的儿子这一命题?为什么那个时候,他们不仅不需要“农民的儿子”这项在今天视为宝贝的桂冠,而且会时时在农民面前耀武扬威、颐指气使,并且每每以农民的“父母官”自居,甚至视农民为“刁民”、为草芥呢?

再次,即使是农民的儿子又该如何?退一万万步来说,即使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,但也应当自觉遵纪守法,恪守道德底线。因为在一个法治国家里,不管是谁的儿子,只要以身试法,违法乱纪,贪污腐败,都必将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。而且,“农民的儿子”也绝不是能够保全犯罪分子逃避于法网之外的“护身符”。

□李明生

电脑桌面换成了黄山雪松“夫妻双立”并肩抖擻图,松下一对老老老年夫妇携手揽山,远处一片白茫皆不见。

这地方我2012年去过。夏日的黄山除了山腰与山脚葱茏碧绿以外,登顶后除了石头,就是人头,偶有一棵叫“迎客松”的植物,物以稀为贵,人头纷纷朝拜,让“松”不胜其烦,不堪重负,靠“绳捆索绑”被迫屈服,赖“吊瓶”点滴度日。好不凄惨!石头是大石头垒小石头,巨石头独立或成山峰一绝境,或自甘堕落做一小品。成山峰的叫天柱峰,好像苍天也赖它支撑似的,就算是吧!

当地的地导登山跟过山车一样。在腰中的音响催逼下,“嗖嗖嗖”健步拧腰十几丈高的光明顶巨石已被其征服在足下,“呼啦啦”随团的少男少女们不甘落后,你拉我拽地也纷纷追随而上,摇旗呐喊,山谷呼应,彩衣飘飘,白云悠悠,白驹过隙,白云苍狗,一年年,一岁岁,黄山就在这白日的喧嚣,入夜的宁静中默挨岁月,好像黄山不是黄山的,而是那些外来的观光客了。黄山的植被贫瘠,生态脆弱,入夜承载不了如此庞大人群的蹂躏,加之几乎所有的生活物品都靠黄山挑夫驮肩挑,一担担运至山顶,物价奇贵,普通游客不必要如此这般“消费”,所以,黄山的夜,才被经济规律调节的如此安逸。

山脚下的竹林那是丰神俊逸,墨绿滴翠,荡魂曳肺,大片大片的数不过来,微风拂扫,竹声婆娑,一壶静茶,安享天籁,目迷翠绿,耳闻流水淙淙,倚着徽派的白墙黛瓦,飞檐挑拱,偶过一徽派的女子洗衣洗菜,一轮弯月斜挂蓝盈盈的穹庐,两山相来,一山横挡,曲径通幽,竹簧俏摇,一飞鸟惊出山月,真仙境也。都说无限风光在险峰,我言人间风景胜天庭,难怪七仙女思凡,情愿与一凡夫俗子的董郎结连理,埋首凡尘度人生,这徽派的小人家,这片房,这幅竹,这缕风,这轮月,这一切的一切,都诱人沉迷红尘。

走街串巷,一户人家的女儿刚高考完,帮家人卖东西,父亲是村支书,家里挺宽敞。女主人善言,说道女儿今年高考作文题是“放梯子”,好难哦!这放梯子也成了作文题,那我每日在这卖茶、卖黄山竹,岂不这黄山的清风明月也会成了高考的文章哦!同行者偷笑,岂不嘛,生活本就是一部大书,无论是人山竹海,还是锅碗瓢盆,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”嘛,况这“世之奇伟瑰怪”“黄山”的一草一木呢!

“五岳归来不看山,黄山归来不看岳。”看惯了黄山的奇拔险峻,曾经沧海难为水,再看其它所谓的叫山的物什,都小儿科了。归来的高速上,瞥见一垄垄自山坳处延起的座座民居,小楼屋顶的太阳能热水蓄水箱金属在夕阳下反光,一个个卫星接收的“圆锅”鳞次栉比地在一家家人家的屋面上排列着,现代化并不遥远,世界就在眼前。这让我想起前文中提及的“放梯子”的话题,这太阳能、卫星接收天线就是黄山人连接外界世界文明的“梯子”,而黄山就是一架“天梯”,给黄山人带来了世界,也给世界送去了一座叫黄山的绝妙风景;不久的将来,铁路通了,那是一条连接“天梯”的“天路”,会给黄山人带来吉祥和富裕。当然,如果不控制客流,调节客流,或者不得不实行“歇山”式的季节性管理,黄山不会是“痛,并快乐着”,不堪重负的结果是世界上将会永远失去“黄”山。

我说“乡愁”

□张德源

乡愁是什么?是长年在外出行走、打拼的人对故乡的一种淡淡忧伤,一份浓浓诗情。而淡淡的忧伤、浓浓的诗情,说到底,就是对故乡的深情眷恋。

笔者年届古稀,从1964年离开放过牛、种过地的老家算起,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。50年时光从人生中悄然溜走,要说什么都没留下,那不是真话。这中间,有刚参加工作时的勤勉与欢欣,有戎装戍边的艰辛与自豪,有作为公务员的谨慎与自尊。但是,蓦然回首,真有种“是非成败转头空”的感觉,留在记忆深处,且让自己时常回味和感慨的,却总是少些故乡的风物人事。

我总会不经意的在子孙面前说起50年前故乡的往事。

也会为当年的某些人、某些事慨叹。子孙们每每听到一半便失去了耐心:“哎呀,又炒陈谷子烂芝麻了。”

真是老了。老了的重要标志是:躺着睡不着,坐着打瞌睡;新东西记不住,老东西忘不掉。那么,那些忘不掉的,到底是些啥呢?

□涂彪

诗人程永康的诗集《仰望星空》出版了,第一时间送我一本,让我先睹为快。看着他耕耘的果实,我感慨万分。

我在30年前就认识他,那时他风华正茂,英俊潇洒,给我留下美好形象。如今他已退休,把悠闲的时光撒向劳作的田野,令人敬佩。他的每首诗都写得酣畅淋漓,读来让人遐想。

《大别山之晨》这首诗写道:……露珠深深地吻着清晨生怕蒸发……/湿漉漉的朝霞挂在山崖大别山的早晨啊/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多么好的比喻呀,一幅未干的水墨画,给人美的感受。

另一首诗《我愿意》:……在这花团锦簇的日子里/我不愿做安于现状的旁观者/我愿做土砖一块/去砌进更加美好的未来。他没有豪言壮语,愿做一块小小的砖,砌进更加美好的未来,表达了他退休后不甘寂寞的心路历程。

在《耕地的农民》中写道:踏着清冷的晨曦/把犁插进解冻的土地/翻开一个复苏的季节/也翻开老农的思绪和联想……老农的思绪和联想就是获得丰收的季节,诗意境深远,构思也好。

……我愿随雪花春水/奔流故乡润农田/雪花生命虽短暂/留得洁白在人间……这是《望雪》这首诗中写到的,也是他的生活感受。人要像雪花一样,留得洁白在人间。诗虽直白,但直抒胸臆。

程永康的诗语言优美,思想突出,都是弘扬真善美的,给读者一道可口的美食,让人慢慢咀嚼,细细品味。祝愿他在诗歌创作的路上越走越远,也祝愿他生活幸福!

过气了的“穷光荣”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甚至七十年代,人们聚在一起,不是比富,而是比穷,谁穷谁光荣,谁最穷谁最光荣。今天的年轻人对此会觉得不可思议,但这是真的。不为什么,就因为天下是无产阶级的,“我们一无所有,我们是天下的主人”。穷,就是无产阶级;穷,就意味着根正苗红。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今天,“穷光荣”早已下课,走入历史。取而代之的,是富光荣。富,意味着有本事,意味着有能耐,意味着有关系,意味着有身份、有地位。什么时候起,夸富、比富、崇富之风蔓延开来。短短几年里,山乡里房子一辆比一辆好,装修一家比一家豪华,轿车一辆比一辆高档。春节前后,外出回乡的大、小老板,一个比一个腰粗气壮。攀比、较劲,在明里暗里发生着。穷,不再光荣。前年春节后,老家在外务工多年的一个侄子来给我拜年,一只脚刚踏进门,便对我家正开着电视机喊了起来:“呀——叔,你怎么还在用这么老的电视机?你回老家看看,哪家不是大屏液晶?”我未及搭腔,他接着来了句:“这样的电视机即使我有,我也不敢再用,乡邻们不把我笑死!”落座之后,我这个“苦大仇深”的老贫农,对侄子来一番“忆苦思甜”,一番“节约是咱传家宝”的教育,侄子一边“是是是”答应,一边“有粉要擦在脸上不能擦在屁股上”回应。

“咳!”“乡愁”这玩意,给人以酸甜蜜辣的宽度,也给人以古往今来的深度,不是吗?

李一冉瓷画作品欣赏



黄颖 摄

读诗集《仰望星空》有感

□涂彪

诗人程永康的诗集《仰望星空》出版了,第一时间送我一本,让我先睹为快。看着他耕耘的果实,我感慨万分。

我在30年前就认识他,那时他风华正茂,英俊潇洒,给我留下美好形象。如今他已退休,把悠闲的时光撒向劳作的田野,令人敬佩。他的每首诗都写得酣畅淋漓,读来让人遐想。

《大别山之晨》这首诗写道:……露珠深深地吻着清晨生怕蒸发……/湿漉漉的朝霞挂在山崖大别山的早晨啊/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多么好的比喻呀,一幅未干的水墨画,给人美的感受。

另一首诗《我愿意》:……在这花团锦簇的日子里/我不愿做安于现状的旁观者/我愿做土砖一块/去砌进更加美好的未来。他没有豪言壮语,愿做一块小小的砖,砌进更加美好的未来,表达了他退休后不甘寂寞的心路历程。

在《耕地的农民》中写道:踏着清冷的晨曦/把犁插进解冻的土地/翻开一个复苏的季节/也翻开老农的思绪和联想……老农的思绪和联想就是获得丰收的季节,诗意境深远,构思也好。

……我愿随雪花春水/奔流故乡润农田/雪花生命虽短暂/留得洁白在人间……这是《望雪》这首诗中写到的,也是他的生活感受。人要像雪花一样,留得洁白在人间。诗虽直白,但直抒胸臆。

程永康的诗语言优美,思想突出,都是弘扬真善美的,给读者一道可口的美食,让人慢慢咀嚼,细细品味。祝愿他在诗歌创作的路上越走越远,也祝愿他生活幸福!

茶乡情

行树起

爽爽朗朗的心情
玻璃杯一样的透明
湖上一杯毛尖
看丝丝缕缕
悠悠袅袅的茶雾
看绿芽翻转升腾
又飘然下沉

像银针 闪亮晶莹
像铜舌 嗽啾待哺 等候 费还得攒
今晚我把茶斟满
碧绿清香润色我的诗行
像家乡的泉水
滋润茶园

爸 一声哭喊 辗转
辗转 到天明
又打电话 又写信
爸 妈 小山村
我今天回家

湖水掀起爱的波浪
有个月亮在水中摇晃
点点渔火燃亮满天星斗
渔歌象抚慰愁野山乡
绿林屏障不时地
报以掌声
千山万岭依恋地
驻足观望
脉脉含情的
湖光月色
在我的记忆里收藏

也滋润着
我的爱恋和希望
每当看到这湖水
就使我想起远方的
一位姑娘
她那深邃
明亮的眸子 仿佛清澈
纯洁的湖水
既柔情荡漾
又澎湃激昂
虽只梦中相见
却至今仍在我的心上
缓缓流淌

爸 一声哭喊 辗转
辗转 到天明
又打电话 又写信
爸 妈 小山村
我今天回家

爸 一声哭喊 辗转
辗转 到天明
又打电话 又写信
爸 妈 小山村
我今天回家

爸 一声哭喊 辗转
辗转 到天明
又打电话 又写信
爸 妈 小山村
我今天回家

爸 一声哭喊 辗转
辗转 到天明
又打电话 又写信
爸 妈 小山村
我今天回家

□杨玉宝

随着岁月的流逝,许多事情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,但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两件刻骨铭心、终生难忘的往事。对于我来说,四十年前下乡在农村过的第一个春节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。

1974年8月,刚满17岁的我高中毕业后,就只身从广西玉林登上北去的列车,几经辗转,回到父亲当年为解放广西而离开的家乡——河南省罗山县(今浉河区)青山公社冯楼大队茶场下乡锻炼。

从未在北方生活过的我,一踏上家乡的土地,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水土不服,浑身长满水泡,奇痒无比,一挠就破,水流一身,沾在衣服上,晚上睡觉脱衣服时,粘在上面的肉拉扯得特别痛。善良的大嫂看到疼痛难忍的我,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用纳鞋底的针,在灯火上消毒后帮我将水泡一个个挑破,把水挤出,擦干净,然后抹上自制的草药水。很快,水泡不长了,瘙痒止住了,疼痛消失了,我算闯过了水土不服这一关。

我所在的茶场是生产中国名茶——“信阳毛尖”的主要基地,那时茶叶都是人工制作,技术要求十分严格。为了掌握炒茶技术,我虚心向师傅学习,吃了不少苦头。

人工炒茶分生锅、熟锅和烘烤三个主要环节,其中熟锅的技术要求最高,学习难度最大,操作人员要在240度高温的铁锅里,徒手沿锅底不停地搓揉茶叶,一不小心,手就会被烫起泡。我初学时,由于不得要领,手掌经常触碰锅底,瞬间就会发出“咻、咻”地响声,然后冒出一缕白烟,紧接着就会感到痛,鲜红的水泡随之而起。

尽管如此,我从不叫苦,也不休息,继续苦练,深得师傅们的爱怜和喜欢,他们毫不保留地将炒茶技术传授给我。我仅用两个月时间就能独立操作,并很快挑起了大梁,炒出的茶叶符合“信阳毛尖”特有的“细、圆、光、直”的技术要求,成为茶场的主要骨干。

1975年春节,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开父母在外过的第一个春节,印象特别深刻。

按照惯例,每年腊月二十五左右,大队茶场除留两人守场外,其余人都放假十余天回家过年。这年春节的守场任务,由17岁的我和一位70岁的单身老汉魏大爷负责。记得茶场社员离开地处皇城山顶场部的第二天,就下起了鹅毛大雪。我早上起床一看,哇!漫山遍野,银装素裹,一根根手腕粗的冰柱悬挂门前……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雪景,我既好奇又惊喜,不过,短暂的惊喜过后,随之而来的便是苦闷和相思:往年这个时候,家中独儿的我准会拿着母亲给的钱去买好吃的,或者正与伙伴们嬉笑打闹,燃放鞭炮。而如今,在一片银色世界面前,分不清哪是路,哪是坑,门都不敢出,我们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往来,十分孤独。好在年年负责守场的魏大爷有丰富的经验,早已备好了生活基本所需,才不至于缺粮断炊。

除夕之夜,我和魏大爷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吃完年夜饭,小聊一会儿便入睡了。没过多久,酣睡中的我似乎感到有人在叫我,原来是魏大爷急匆匆地推醒我,向我借唯一的家用电器——手电筒。我猜想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,一问,魏大爷告诉我:在我们住处不远的羊圈里,刚才持续发出惊恐杂乱的哀鸣声,一定是狼来袭击羊群了。我马上起身跟随魏大爷出去查看情况,还没到羊圈门口,就看到至少有七八只狼发出绿色的凶光,瞪着我们,没有一点后退之意。魏大爷让我赶紧回屋点着火把,拿铁器过来,在我们的高声怒吼和一阵紧似一阵的铁器敲打声中,才把僵持了好一会儿的狼群赶跑了。

第二天大年初一,我因为受到深夜狼群的惊吓和寒风劲吹而感冒了,四肢乏力,食欲全无,但我们靠勇敢和智慧赶跑了狼群,保住了集体的羊群,心里仍然很高兴,很自豪。这一年的10月,我光荣地当选为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,并出席县第三次代表大会,还在会上重点作了事迹介绍,留下了青春奋进的足迹。

四十年过去了,每当我想起下乡在农村过的第一个春节,心里总是激动不已。这个春节,我没有添置新衣,没有燃放爆竹,没有走亲访友,没有得到一分压岁钱,甚至连多与一个人说话、拜年的机会都没有,但“漫天风雪守茶场,除夕之夜斗群狼”的特别经历,留给我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茶乡情

行树起

爽爽朗朗的心情
玻璃杯一样的透明
湖上一杯毛尖
看丝丝缕缕
悠悠袅袅的茶雾
看绿芽翻转升腾
又飘然下沉

像银针 闪亮晶莹
像铜舌 嗽啾待哺 等候 费还得攒
今晚我把茶斟满
碧绿清香润色我的诗行
像家乡的泉水
滋润茶园

爸 一声哭喊 辗转
辗转 到天明
又打电话 又写信
爸 妈 小山村
我今天回家

爸 一声哭喊 辗转
辗转 到天明
又打电话 又写信
爸 妈 小山村
我今天回家

爸 一声哭喊 辗转
辗转 到天明
又打电话 又写信
爸 妈 小山村
我今天回家

难忘四十年前那个春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许多事情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,但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两件刻骨铭心、终生难忘的往事。对于我来说,四十年前下乡在农村过的第一个春节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。

1974年8月,刚满17岁的我高中毕业后,就只身从广西玉林登上北去的列车,几经辗转,回到父亲当年为解放广西而离开的家乡——河南省罗山县(今浉河区)青山公社冯楼大队茶场下乡锻炼。

从未在北方生活过的我,一踏上家乡的土地,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水土不服,浑身长满水泡,奇痒无比,一挠就破,水流一身,沾在衣服上,晚上睡觉脱衣服时,粘在上面的肉拉扯得特别痛。善良的大嫂看到疼痛难忍的我,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用纳鞋底的针,在灯火上消毒后帮我将水泡一个个挑破,把水挤出,擦干净,然后抹上自制的草药水。很快,水泡不长了,瘙痒止住了,疼痛消失了,我算闯过了水土不服这一关。

我所在的茶场是生产中国名茶——“信阳毛尖”的主要基地,那时茶叶都是人工制作,技术要求十分严格。为了掌握炒茶技术,我虚心向师傅学习,吃了不少苦头。

人工炒茶分生锅、熟锅和烘烤三个主要环节,其中熟锅的技术要求最高,学习难度最大,操作人员要在240度高温的铁锅里,徒手沿锅底不停地搓揉茶叶,一不小心,手就会被烫起泡。我初学时,由于不得要领,手掌经常触碰锅底,瞬间就会发出“咻、咻”地响声,然后冒出一缕白烟,紧接着就会感到痛,鲜红的水泡随之而起。

尽管如此,我从不叫苦,也不休息,继续苦练,深得师傅们的爱怜和喜欢,他们毫不保留地将炒茶技术传授给我。我仅用两个月时间就能独立操作,并很快挑起了大梁,炒出的茶叶符合“信阳毛尖”特有的“细、圆、光、直”的技术要求,成为茶场的主要骨干。

1975年春节,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开父母在外过的第一个春节,印象特别深刻。

按照惯例,每年腊月二十五左右,大队茶场除留两人守场外,其余人都放假十余天回家过年。这年春节的守场任务,由17岁的我和一位70岁的单身老汉魏大爷负责。记得茶场社员离开地处皇城山顶场部的第二天,就下起了鹅毛大雪。我早上起床一看,哇!漫山遍野,银装素裹,一根根手腕粗的冰柱悬挂门前……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雪景,我既好奇又惊喜,不过,短暂的惊喜过后,随之而来的便是苦闷和相思:往年这个时候,家中独儿的我准会拿着母亲给的钱去买好吃的,或者正与伙伴们嬉笑打闹,燃放鞭炮。而如今,在一片银色世界面前,分不清哪是路,哪是坑,门都不敢出,我们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往来,十分孤独。好在年年负责守场的魏大爷有丰富的经验,早已备好了生活基本所需,才不至于缺粮断炊。

除夕之夜,我和魏大爷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吃完年夜饭,小聊一会儿便入睡了。没过多久,酣睡中的我似乎感到有人在叫我,原来是魏大爷急匆匆地推醒我,向我借唯一的家用电器——手电筒。我猜想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,一问,魏大爷告诉我:在我们住处不远的羊圈里,刚才持续发出惊恐杂乱的哀鸣声,一定是狼来袭击羊群了。我马上起身跟随魏大爷出去查看情况,还没到羊圈门口,就看到至少有七八只狼发出绿色的凶光,瞪着我们,没有一点后退之意。魏大爷让我赶紧回屋点着火把,拿铁器过来,在我们的高声怒吼和一阵紧似一阵的铁器敲打声中,才把僵持了好一会儿的狼群赶跑了。

第二天大年初一,我因为受到深夜狼群的惊吓和寒风劲吹而感冒了,四肢乏力,食欲全无,但我们靠勇敢和智慧赶跑了狼群,保住了集体的羊群,心里仍然很高兴,很自豪。这一年的10月,我光荣地当选为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,并出席县第三次代表大会,还在会上重点作了事迹介绍,留下了青春奋进的足迹。

四十年过去了,每当我想起下乡在农村过的第一个春节,心里总是激动不已。这个春节,我没有添置新衣,没有燃放爆竹,没有走亲访友,没有得到一分压岁钱,甚至连多与一个人说话、拜年的机会都没有,但“漫天风雪守茶场,除夕之夜斗群狼”的特别经历,留给我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爸 一声哭喊 辗转
辗转 到天明
又打电话 又写信
爸 妈 小山村
我今天回家

爸 一声哭喊 辗转
辗转 到天明
又打电话 又写信
爸 妈 小山村
我今天回家

爸 一声哭喊 辗转
辗转 到天明
又打电话 又写信
爸 妈 小山村
我今天回家